

續

通

志

宋列傳

第七十七冊

中書臣顧宗泰
檢討臣彭元琬
恭校

卷三百五十九

續通志

列傳 七十八

宋

劉安世 鄒浩 陳瓘 任伯雨

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按宋史作魏人。東都事畧作大名。地理志大名本魏郡。慶

歷八年。置大名府。此當作大名。今改。父航。舉進士。歷知虞城。犀浦。二縣。皆

有治聲。歷羣牧判官。河南監牧使。嘗持節冊夏主秉常。

還上禦戎書。熙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

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以太僕卿終。安世登進士

按史傳載安世魏人東都事畧作大名。地理志大名本魏郡。慶歷八年置府。今據改謹加案聲明。

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汝州司法叅軍。光入相。薦為祕書省正字。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等七人。皆堂除子弟親戚。願出臣章徧示三省。以戒將來。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妄云有定策功。天下之人。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

處厚上確安州所為謗詩。安世謂其指斥乘輿。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且聞官中求乳母。安世疏言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佑聖躬。為宗廟社稷大計。頻御經帷。以益聖學。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戒。鄧潤甫為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安石呂惠卿黨中。始終反覆。乞行免黜。不報。遂請外。以集賢殿修撰。提舉嵩山崇福宮。召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呂惠卿復光祿卿分司西京。安世爭以為不可。不聽。出

按宋史本傳不載安世終于何
官改名臣琬琰集作宣和六年
復直龍圖閣今據改纂謹加案
齊明

知成德軍。章惇用事，尤惡之。黜知南安軍。累貶新州別
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帝不
許。徙梅州。劉后正位中宮，惇卞發前諫乳母事，以為為
后設。時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孫鑿以檻車收二人赴
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移衡州。尋改鼎州。後以
集賢殿修撰起知鄆州。徙知真定府。蔡京既相，連七謫。
峽州羈管。宣和六年，復直龍圖閣。按宋史云：宣和六年，
復待制。中書舍人沈
思繳還詞頭。究未言以何官終。名臣琬琰集載安世
傳。作宣和六年。復直龍圖閣。蓋據當時實錄。今改補。卒。
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使在言路，須明

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
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汝幸居此地，當捐
身以報國恩。倘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
是受命。在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
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蓄縮悚
汗，目之曰：「殿上虎。」家居未嘗有惰容。其忠孝正直，皆法
司馬光。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使嘗趨走前後之小吏
吳默持書來，啖以即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
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

光于地下。還其書。不荅。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舉進士第。調揚州教授。元祐中。上疏論事。蘇頌薦為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為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乃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為難。既勝則以持勝為難。願申救將帥。毋徂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不以為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

也。章惇獨相用事。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劾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於貴族。所以遠嫌。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

按名臣琬琰集載浩知杭州不
及越州據浩道鄉集有改除越
州謝表蓋自杭徙越今仍史傳
原文謹加案聲明

臨朝慨嘆。以為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
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望不以
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
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浩曰。祖宗大德。
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
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若有
所思。因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
宗即位。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言。公議不可
不恤。獨斷不可不謹。惟恤公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

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致治者。又安有不善
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自今以往。將如之
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
善繼述神宗。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
繼述之。以揚前光。遷兵吏二部侍郎。以竇文閣待制。知

江寧府。徙杭。越二州。

按名臣琬琰集載浩傳。止云徙杭。州不及越州。據浩道鄉集有改除

越州謝表云。曾未幾日。就更兩州。皆二浙。初。浩還朝。帝

上游。為一時之盛選。蓋自杭復徙越也。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
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

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謂當鄒浩進疏時，史明言出付於外，既非留中秘事，則應存在有司，况元符崇寧首尾不及四年，浩即焚草私家，豈故牘遂無可考？若奸人密行毀棄，益宜窮究根株，乃偽草前陳，不復檢稽原奏，羣小之敢於欺蔽，亦徽宗暗昧有以致之，仰見

澄原

覈實洞鑑無遺

恭錄識於此

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

按鄒浩諫立劉后原疏史明言當時付外乃未及四年蔡京等竟敢為偽疏以行欺蔽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澄原覈實洞鑑無遺謹遵錄識加案聲明

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州，往省之，猶眷眷以國事為問，語不及私。卒。高宗即位，復待制，贈寶文閣直學士。

賜諡曰忠。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晝字承君，陽翟人，為校書郎，與浩以氣節相激勵。劉后立，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晝以大宗正丞終。回字景深，仙遊人，舉進士，歷官宗正寺簿。浩將諫立劉后，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及浩南遷，人莫敢

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御史鞫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後復官。至監察御史。入黨籍。誕。公亮從孫也。孟后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譏其不早諫。言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識者以此韓愈諍臣論云。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舉進士甲科。簽書越州判

官。攝通判明州。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以所乘舟為喻。言不可偏重。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惇因言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頗驚異。召為太學博士。蔡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

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等意沮。遷祕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意感悟。執政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為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晷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不當以淺近見聞。上惑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劾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皆與

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如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劾京。并明宣仁誣謗事。改知無為軍。明年。還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其子曰。吾與宰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乃投書於布。論其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布大怒。出知泰州。按曾布專主紹述。取王安石熙寧間所著日錄以為依據。故瓘書有尊私史而壓宗廟云云。見

按陳瓘投書曾布論其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宋史本傳不著其文反附見于陸佃傳內殊非史家覈實之道今為改輯謹加案贅明

於東都事畧。及續通鑑等書。瓘不為布所餌。而力詆其奸慝。最為大節所係。乃宋史本傳不明著其文。反於陸佃傳畧為附見。殊非史家覈實之義。今改輯於此。崇寧中除名竄袁州累移郴

州。稍復宣德郎。其子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官迹。杭守蔡焱執送京師。併逮瓘。獄具。正彙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議者以為詆誣。編置台州。宰相何執中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告。且命凶人石慄知州事。使脅取尊堯集。因以殺瓘。窘辱百端。終不能害。

後累移楚州。瓘平生論京下。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官其子正彙。紹興二十六年。特賜謚曰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眉山人。父孜。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名與蘇洵埒。官光祿寺丞。伯雨邃經術。舉進士第。調施州清江主簿。知雍丘縣。有治聲。召為大宗正丞。擢右正言。時徽宗初政。伯雨首劾章惇。言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不復有臣

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傳。建中靖國改元。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時議者欲西北典郡。專用武臣。伯雨謂李林甫致祿山之亂者此也。又論鍾傳。王贍。在邊生事。失與

國心。宜棄湟鄯之地。以安邊息民。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宜在朝廷。又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會是歲正月朔旦。有赤氣之異。詣火星觀。以禳之。伯雨疏言。嘗聞修德以弭災。未有禳祈以消變。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又言。比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漢之鴻都賣爵。唐之墨敕斜封。此近監也。王覲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宰相監修。今中丞為屬。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覲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覲為

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為人遷官爾。伯
雨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謂任伯雨半歲而上百八疏。無論傷於躁妄。即實有不
能緘默之勢。亦安得如許忠謀讜論。而言之悉中時弊耶。
至於君子小人。本由事後論定。當其時誰甘自居小人者。
乃不實指其行事若何。而但以進賢退佞空言。辨詰不已。
徒見有黨同伐異之害。仰見
權衡至當。允為言官準則。恭錄識於此。大臣畏其多言。俾權

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且將
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崇寧二年。
以黨事削籍。編管通州。為蔡卞所陷。徙昌化。宣和初。以
救提點明道官。卒。紹興初。詔贈直龍圖閣。加諫議大夫。

按任伯雨居諫省半載所上一
百八疏殊為多言。伏讀通鑑輯
覽
御批謂其空言辨詰不已
衡評至當允為言官準則謹遵錄識
加案聲明

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宣仁事。以
告天下。淳熙中。賜謚曰忠敏。子象先。為秦州戶曹掾。聞
父謫。終身不復仕。次申先。官中書舍人。

續通志

列傳

七十九

宋

陳次升

陳師錫

彭汝礪

弟汝方

呂陶

張庭堅

龔夬

孫諤

陳軒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仁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登

進士第。知安丘縣。御史中丞黃履薦為監察御史。哲宗即位。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為民害。次升舉劾之。及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斂。願自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雇及均數之等。先為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歷轉殿中侍御史。論章惇蔡卞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彗出西方。疏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鞫厭魅獄。次升言事關中宮。宜付外叅治。不可屬於閹寺之手。或

致冤濫。又論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為妻。不可以宗藩廢禮。為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為助。擠排衆賢。次升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言陛下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又揭敕榜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榜。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容周種貪鄙。鄭居中憚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頴致已意。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

而已。子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異議。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何所不至。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蔡卞以事誣之。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為遠改南安軍。徽宗即位。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惇。卞。及京。皆貶黜。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崇寧初。以實文閣待制。知潁昌

按續通鑑崇寧二年蔡京蔡卞怨元符諸臺諫論已悉陷以黨事于是次升等十二人同日貶竄史傳不言其入黨籍則次升之被竄為無名今改輯謹加案聲明

府。降集賢殿修撰。繼以黨籍落職除名。按續通鑑崇寧二年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者悉陷以黨事。次升與任伯雨等十二人同日貶竄。宋史不言其入黨籍。則竄次升無名。今據補。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

陳師錫。字伯修。建州建陽人。登進士第。為昭慶軍掌書記。知臨安縣。召為監察御史。上言祖宗以來。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羣下。進善退邪。以成慶厯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神宗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

按東都事畧作知淮陽軍與史異謹加案聲明

方大闡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出知宿遷縣。按東都事畧作知淮陽軍與史互異。元祐初。以蘇軾薦。入為祕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祕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方大闡羣卒譁。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眾皆服。樞密院以事不先白為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移蘇州。徽宗即位。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末。中外洶洶。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任司馬光。呂公著。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願還光等贈謚墓碑。以慰中外之

按蔡京傳載師錫劾京京方為翰林學士承旨其奸迹猶未大顯故當時服其先見本傳乃不言其上疏在京為承旨時未免疎畧今補輯謹加案聲明

望。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按蔡京傳。師錫劾京。京方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京奸迹猶未大顯。師錫即行論奏。故當時服其先見。本傳不言此。疏上於京為承旨時。未免疎畧。今補輯。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交結內侍戚里。以覲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分。祖宗基業自是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汚惡。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並乞出之于外。以安社稷。又上書太后。言京陰通向宗回。宗良。妄言官禁預政。以誣聖德。不聽。遂求罷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謫監衡州酒稅。又削官安置。

郴州卒。紹聖中。贈直龍圖閣。

彭汝礪。字器資。饒州鄱陽人。舉進士第一。為保信軍推官。累擢太子中允。御史中丞鄧綰將舉為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復以失舉自列。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為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一正己。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賑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鹽事。指擿利害。多人所難言者。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非法。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

帝不懌。語折之。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帝為改容。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二年。除起居舍人。宰相問新舊之政。對曰。政無彼此。一於是而已。今日所更。其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怨。未見其可。進中書舍人。知漢陽事。吳處厚。解釋蔡確安州詩上之。以為怨謗。諫官交章請治。欲寘之法。汝礪上疏論列。不聽。既而確有謫命。汝礪當草詞。即入省封還除目。辨論愈切。遂落職。知徐州。按東都銘則作徐州。與史同。召還。權兵。刑。二部侍郎。有獄當貸。

按東都事畧作知滁州曾鞏所撰汝礪墓誌亦作徐州與史同謹加案聲明

執政以持旨殺之。汝礪持不下。執政怒。罰其屬。汝礪言制書有不便。許論奏。屬又何罪。遂自劾請去。詔免罰其屬。徙禮部侍郎。真拜吏部侍郎。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論其嘗附會劉摯。以實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未行。章數上。又降待制。知江州。至郡數月而病。草遺表。畧云。土地已有餘。願撫以仁。財用非不饒。願節以禮。佞人初若可悅。而其患在後。忠言初若可惡。而其利甚博。至於恤河北流移。察江南水旱。凡數百言。卒。汝礪讀書為文。志於大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兄無子。為

按宋史汝霖附傳載其附曾布逐李清臣再興元祐黨獄人品事蹟均無足錄今刪謹加案聲明

立後官之弟汝霖。汝方。按宋史汝霖附傳載其舉進士。以曾布薦為秘書丞。擢殿中侍御史。由是附布逐李清臣。得遷諫議大夫。再興元祐黨獄。旋因布失位。罷知秦州。後以顯謨閣待制卒。其人品事蹟均無足錄。今從刪。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蔭為滎陽尉。通判衢州。有治聲。擢知州事。方臘起睦州青溪。與衢接境。寇至。無兵可禦。眾望風奔潰。汝方獨與其僚段約介守孤城。按東都事畧作段處約。

三日而陷。罵賊以死。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

曰忠毅。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中進士第。為銅梁令。後以唐介薦。

應熙寧制科。時王安石從政。用新法。陶對策枚數其過。大畧謂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間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安石怒之。雖入等。纔通判蜀州。張商英為御史。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以為不可及。知彭州。威茂蠻入寇。陶潛具守備。城門啓閉如平時。因以永康前議上于朝。軍遂不廢。李杞。蒲宗閔。入蜀榷茶。西州騷動。陶言其立法太嚴。取息太重。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宗閔怒劾之。責監懷安軍商稅。起知廣安軍。召為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首劾蔡

確。韓縝。張璪。章惇。安燾。李清臣。數人相繼罷去。時議行差役。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陶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考究精密。民以為便。還朝。遂正梓州路轉運使李琮。都大提舉茶

事蒲宗閔之罪。

按宋史原文。前云李杞。蒲宗閔。入蜀榷

按史文前云李杞此云李琮實係兩人攷食貨志所載亦係兩事又據文獻通考宗閔時官都大提舉茶事非與李琮同為轉運使也史傳原誤今並改輯謹加案聲明

蒲宗閔罪。據食貨志。李杞至蜀。未幾。以疾去。代者屢更。惟宗閔至元祐初。始為陶等劾罷。至李琮。乃梓州路轉運使。以括田強民輸稅被劾。語見琮傳。本屬兩事。陶蓋以還朝併劾之。又據食貨志及文獻通考。俱言宗閔為都大提舉茶事。其職視轉運使。非即為轉運使也。史文訛誤。今改輯。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蘇軾發策試館職。朱光庭彈軾譏議。陶言臺諫

當徇至公。不可假事權以報私隙。議者皆謂軾嘗戲薄程頤。光庭乃其門人。故為報怨。今指其策問以為譏謗。恐朋黨之弊自此起。由是置不問。遷左諫議。繼出為梓州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陶曰。屏左右已不可。况史官乎。大臣奏事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詔定為令。遷中書舍人。奉使契丹。歸乞修邊備。進給事中。哲宗始親政。陶言太皇太后保祐聖躬。於今九年。陛下所深知。尊而報之。惟恐不盡。然臣猶以無可疑為疑。不必言而言。

恐萬一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尋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歷徙潞州。坐元祐黨奪職。再貶分司。衡州居住。按陶坐黨籍貶謫。衡州居住。見東都事畧。宋史失載。今據補。徽宗即位。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舉進士第。授成都觀察推官。為樞密院編修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對。除著作佐郎。擢右正言。帝方銳意圖治。庭堅與鄒浩龔夫。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

按陶坐黨籍貶謫見東都事畧宋史失載今據改輯謹加案聲明

在職數上封事。其大要言世之論孝。必曰紹復神考。然前後異宜。法亦隨變。若欲纖悉必復。其弊將陷於一偏。久必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而謂之孝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人心所歸。陳瓘執義論諍。士論所推。乞盡復光贈典。還瓘言職。又言今遠畧之耗於內者。棄不以為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刑不以為例。則刑可省。近以青唐反叛。棄鄯守湟。既以鄯為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湟州。便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為帝言。司馬光。呂公

著之賢。且曰陛下踐阼以來。合人心事甚衆。惟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著。但用赦恩追叙。初未嘗別其無罪也。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稱其所論不當。出為京東轉運使判官。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善。及京還朝。欲引以為已用。先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後遂列諸黨籍。又坐嘗談瑤華非辜事。編管虢州。再徙鼎州。象州。久之。復故官卒。紹興初。詔贈直徽猷閣。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清介自守。有重名。舉進士第。簽書

河陽判官。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
汝州。徽宗即位。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即抗疏請辨
忠邪。曰。好惡未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衆必疑。今
姦黨既破。必將陰結左右。變亂是非。姦計百出。幸其既
敗。復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則必墮其術中。宜洞
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
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姦之意。又言朝廷累下赦
令。洗滌元祐愆負。被坐之人。更願給還官職資蔭。以伸
先帝寬仁之志。時章惇蔡卞用事。夫首論其惡。請示謹

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
仁。終則歸咎先帝。必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願考證其

實。以正姦臣之罪。

按曾布日錄。載夫劾蔡京疏。既上。帝
有夫所言皆曾布之語云云。布與京

平時互相傾軋。本屬小人情態。夫則史稱為正人。所言
自係公論。豈肯為布授意擊京。李燾謂布所錄。皆假托
撰造之詞。不足為據。於是三人皆罷。又上疏乞正元祐皇后冊文

位號。及元符皇后不當並立。報聞已。而元祐皇后再廢。

言者論夫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化。二州。

以赦歸。卒。紹興元年。贈直龍圖閣。再贈右諫議大夫。官

其後二人。

按曾布日錄載徽宗謂夫劾蔡
京疏所言皆曾布語史稱夫為
正人所言自係公論豈肯為布
授意擊京故李燾以布所錄皆
假托撰造之詞今為附識謹加
案聲明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登進士第。授哲信主簿。選為國子直講。陷太學。虞蕃獄免。元祐初。起為太常博士。遷太常丞。哲宗卜后。太史惑陰陽拘忌之說。諤上疏言家人委巷之語。不足以定大計。願斷自聖慮。出為利梓路轉運判官。召為禮部員外郎。拜左正言。紹聖初。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諤又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依前詔書。一切勿問。嘗侍對。論星文變咎。乞修省消復。罷幸西池。及寢內降除授。帝每患臺諫乏人。諤立疏可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

拂已。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點湖南刑獄。徽宗即位。為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議者欲以羣臣封事付外詳定。諤言君不密則失臣。是將速忠臣之禍矣。乃止。遷左司諫。卒。諤與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諤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愧器資於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陳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第。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中。歷遷中書舍人。上疏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賜召對。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

閱人才。今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一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隸工軍。習暴橫為民患。請使以廂卒代。皆從之。高麗入貢。軒為館伴。其使求市歷代史。冊府元龜。抄鄭衛曲譜。皆為上聞。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徙潁昌府。徽宗即位。為兵部侍郎。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宜稍久其任。又言更定役法。有司奉行不善。入侍經闈。每勸帝以治貴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移福州。卒。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古多所蠲釋。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惠。公望以為天子登極大赦。將與天下更始。故一切蠲免。豈容古行私惠於其間。因疏言挺之與古論事。每不相合。久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語有之。私事官讎。此乃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豈忠臣乎。又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為同。忠於

按宗室傳徽宗弟蔡王似之
府史以語言指斥下獄公望
恐其及王故疏中有勿以無
根之言加諸至親等語史傳
原文殊未明晰今改輯謹加
崇聲明

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天下騷然。遂使先帝不得盡
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
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陛下若復立元祐為名。必有
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陛下改
元詔旨。嘗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
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奈皇天后土何。時內
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又力言非初政所宜。會蔡王似
府史以語言指斥下獄。公望疏言願勿以無根之言。加
諸至親。按宗室傳蔡王似。徽宗弟也。府史語言指斥。公望恐及王。故疏中有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

云云。宋史止云。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救之。殊未明晰。今改輯。遂出知淮陽軍。未

幾。召為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為政。坐
黨籍。編管南安軍。遇赦還。卒。建炎中。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舉進士第。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

拜右正言。時有旨令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

僚事。祐言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

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逐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

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

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

希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據己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慢上不敬。一至於此。希再降知舒州。祐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坐黨籍。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少有俊名。熙寧以經取士。學者翕然宗王氏。安民獨不為變。舉進士第。授應天府軍巡判官。選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為同僚。惇深刻姦詐。嘗偕

謁府帥。輒毀素所厚善者。安民規之。惇曰。吾心實惡之。姑以為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銜之。後惇貴。遂陷安民。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為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確妻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以主信為治。人不忍欺。盜賊屏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它邑。以辨。民頌其政。元祐初。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民貽書呂公著。言天下之勢。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

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為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為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卧也。且引陳蕃。竇武。及張柬之。五王事。以明前世已然之禍。後章惇作相。其言遂驗。歷改宗正丞。為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極論元祐進言者。以熙豐為非。今之進言者。以元祐為非。皆為偏論。願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顛國植黨。乞收主柄。惇遣所親語之曰。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惇益怒。中

官裴彥臣。建慈雲院。戶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彊毀人居室。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安民言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為欺罔。願重為降責。以肅百官。獄具。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眾。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乞早逐之。他日羽翼成。悔無及矣。又言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昔

按東都事畧載安民提點永興軍路刑獄通判鄆州與史異謹加案聲明

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願陛下察之。章疏凡數十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會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以為萬眾觀瞻。虧損聖德。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始以安民數憾章惇。意其附己。屢稱之於朝。其後併論曾布。布亦恨。於是與惇共排之。董敦逸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併論之。謫監滁州酒稅。通判温州。按東都事畧作

安民通判鄆州。又載於提點永興軍路刑獄後。與史互異。徽宗即位。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用事。入黨籍。卒。建炎中。贈右諫議大夫。子同。

為御史中丞。自有傳。



